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命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往河東分畫地界所計議公事時李評言義興治和爾郭舒克悅大石四寨堡舖分界與韓縝所上畫圖不同故遣孝寬往審問孝寬請差官案視改正而歸仍

詔孝寬有申陳事具奏從入內侍省進入及孝寬以圖籍案視而並邊未嘗侵北境乃奏曰國家所以待狄人者恩與信也恩不可縱信不可失苟細事不較則將

有大於此者矣宜如故便

此據孝寬傳傳又云寇卒聽命今不取不知所聽何命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令二府共議分畫而十二月六日已聽韓績等歸竟不知此四寨堡鋪孰同孰異大抵國史載分畫事殊不了當別考詳七月十六日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並合參考

太子中允

直集賢院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升卿初為御史所攻王安石雖數為解釋然其實

不樂升卿升卿復於上前訐安石之短上既決意罷惠

卿政事故先出升卿

升卿於上前訐安石之短據司馬記聞升卿七月二十三日罷國子

十二月三日責

蔡承禧言臣自五月中累具劄子言呂升卿恣

橫不法處事乖謬憑藉勢要朋黨立私三四月間纔罷

國子監一差遣而使之修一司一務勅又使之知禮院

又謬進經義以冒恩賞職名今訪聞又以升卿為江南

西路轉運副使無狀如此言之未已翻有進陞職司之

任吏民之命苟容非才則一方受弊况南方今歲災旱

米直翔踴遠民尤欲更事之官以宣上意綏撫今此輕授中書顯相顏面依違共蔽姦惡不行臣言欲乞追寢成命褫去職名別與行遣又言朝廷比真權發遣之名蓋以本資序未有人才遂於小官拔擢有才之人以居此任今升卿自縣尉為京東察訪則作役法不能成就為淮東運判不久則冒法過潤州葬妻為崇政說書則經藝不勝其謬第能任險愎以害人作姦言以罔上臣兼訪聞升卿所言至於庸常人之所不為或云見僧人

言我父未出惡道遂歛錢作大會臣度其本寔無此蓋
已歛衆人之財恐其事露遂作為此言以冀哀於時或
云我之所言不誣有母六十歲足以為呪臣度其本亦
非然蓋陰中良善而欲為此語以取信於衆為欺天罔
上之語言有毀父呪母之罪惡此市井無知之不忍而
升卿優為之臣今攷其資序乃初任知縣若與之一邑
必非愛人奉法之吏今若付之一路殊非為官擇人之
意又况所言如此伏乞屏歸田里以究風教

承禧兩章
附此十二

月三日升卿乃以轉運判官責監酒稅豈朝廷從承禧言先改升卿副使為判官乎當考

司農寺

言開封府祥符縣賒貸粳米不如法詔元給并當任失

催官並衝替劾罪以聞

詔以青唐蕃部并蕃兵隸岷

州從洮東安撫司請也

賜河東分畫地界所役兵特

支錢有差

庚寅開封府推官度支郎中毛維瞻提舉洞霄宮維瞻上殿劄子誤用字及不如式也 詔濮安懿王第三女

長樂郡主自改封日增請給舊制宗室女適人遷至郡

縣主兩經大禮乃增給此以特恩也 又詔河北馬軍

闕馬其令射弓及一石者先給馬不及一石令改習弩

或槍刃 賜權知開封府界司錄朱炎錢百千以相度

免行錢特賞之 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

事呂惠卿姦邪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共憤頃在延和面

陳其事以為不可置之左右尋蒙勅差監試臣以措置

試院若少不經心恐有敗事不暇外慮今考試始畢遂

得奏陳臣聞參宰之任職於輔弼人主以道揆天下萬

事得其理則國家安而賢者進即為至道之朝萬事失
其序則朝廷危而不肖進即為非道之世况朝有作福
作威玩法之臣者乎况陛下之超然遠覽高視此理不
待臣言而後明也然臣之區區職在於辨邪正審賢不
肖姦臣在朝臣安得燕燕朝夕之間而不為天下言乎
臣請陳惠卿姦狀之尤著者臣前論升卿疏中備言惠
卿之惡頃杭州監稅劉載作司農丞升卿使京東載嘗
簽其役法之不善者而載往京東體量災傷以承例用

關子散饑貧斛斛自是州縣不奉其法止約百姓却以不合散關子罪載自密院檢詳官謫之監稅又司農勾當公事時孝孫孫鼇并皆指京東役法之不善託以司農負冗減二負勾當公事遂斥孝孫鼇并後來不久惠卿復增置司農勾當公事負額當其減負乃惠卿力行私忿及其增也又何謂哉此惠卿之罔上反覆顛倒任意自專也三司雜納庫自祖宗以來創置本無不善惠卿以王白充檢正官其父願監此庫不樂其職請求惠

卿遂以願知管城畿縣而廢此一庫後來朝廷以雜納無之不可遂再行創置其王願敗壞管城一邑之事彊橫恣縱上所知也夫為一人而即以官局擅廢更置此惠卿之弄權自恣也訪聞惠卿妻弟方希覺初寔未有考第選人囑請湖南察訪章惇辟為勾當公事是時邵州進士李銳深入溪洞招到蠻酋田元猛章惇意在諂附成就希覺恩澤遂以李銳招元猛之功為方希覺之功而轉奉禮郎其李銳幾不霑賞比及銳日夕稱訴懼

此事發覺力相蔽護始以銳為一薄尉此惠卿之朋比
竊弄國賞也惠卿之舅監簿鄭膺始寄居秀州華亭縣
以惠卿之故一路監司如王庭老之輩皆卑下之而招
弄權勢不復可數至奪鹽亭戶百姓之地以為田而提
刑盧秉挫其所為仍發覺惠卿黨人張若濟姦贓公事
遂急移秉淮東以張靚充兩浙路轉運靚遂陰求秉罪
無有即將秉所行鹽法虧壞欲成其過而大失遞年課
額惠卿既喜靚即以妹妻其弟規此惠卿之朋比專權

壞失國家利源也朱溫其為大理少卿惠卿之妻弟方希益充詳斷失入死罪乃倚勢妄稱溫其指揮以脫已罪又以惠卿之勢連引同官以為證其斷官李昭遠與惠卿鄉人惠卿與溫卿并卿同坐與食以語罵昭遠富貴爵祿盡由我家你却不敢證方希益昭遠稱無此不敢虛引自後不復與見日求其過此惠卿欺國蔽親鬻權也朱溫其殊無纖過又諷府司錄朱炎令勘入朱溫其之罪無得遂更不分首從各罰銅十斤放而陰除方希

益衝替之罪此惠卿侮文罔上壞陛下憲法也太學考
諸州教授方通乃其妻親詞藝平常惠卿不復計其可
否即令升卿勢脅李定之輩考為上等以誤朝廷與之
教授此惠卿之自專以崇親黨也朝廷已定之法多所
改更不循義理惟循己之一時喜怒如怒鄧綰即令張
琥同提舉臺官又令一司一務勅於外州定奪聞奏之
類皆不可以詰計此惠卿之專己自用不顧朝廷也第
和卿都無善狀纔為陽曲尉即諷章惇舉為軍器監丞

其舉辭云風力精彊所至必治罔上如此又遷京官夫
軍器監丞既為要任當亦選其人而乃以小子妄廁其
間衆官擘畫有可取者則欺罔以為已出至於措置乖
方則歸之衆人衆皆畏禍不敢與之較此惠卿之挾邪
私親也惠卿丁憂之日於兩浙威使州縣語其親黨言
其將為宰相與知華亭縣張若濟曲相附會脅借民財
其數不少以置田畝鄧綰既言其姦賊朝廷已差官體
量則惠卿自是罪人當闔門待罪訪聞乃乞勘御史中

丞又自乞令以事屬張諤徐禧此惠卿之彊橫無上也
身為都檢正受張若濟請求訪聞遂將張若濟枉法重
罪論勘斷官吏一切出除止奪三官編管此又惠卿之
竊弄威權出入刑名以壞陛下之法也惠卿身為大臣
固當守公以奉陛下之法其弟諒卿以無考第請監金
耀門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內銓供脚色以為於條可
得即出勅以授既而王安石點檢遂作諒卿自陳連累
流內銓官吏上簿惠卿安然無愧此又見惠卿之怙彊

自恣以私其親也惠鄉之父死於懷州條制大鄉監死無依倚者乃得恩澤惠鄉令其家陳請異姓越在法制之外此惠鄉之貪以害法也朝廷提倉之官所繫不輕一路承稟按察與監司無異當用天下有吏幹之人惠鄉不以私故則以私親妻弟方沃庸謬嘗往河北點檢軍器郡守有陳其不善者此衆所聞而陛下之所知也乃以為河北提舉又令沃弟方澤為江西提舉惠鄉曾判司農豈不知江西役法已成別無可更為其惡江西

轉運李之純蘇懈曾陳薄法不便意欲移去却令妻黨
作監司捃撫其罪又如張靚之比欲壞陛下成法以成
就其親且方澤仍是違礙選人自條例司薦為提舉乃
一二年此惠卿之欺國家私親黨也曾叟小子能事惠
卿之家兵卒孩稚能諂媚惠卿遂薦為侍從陛下之明
以為不可矣又特薦之今為常平提舉此又惠卿之不
顧義理姑欲以陛下差遣立私恩以快已一日之志也
陛下令撰經義惠卿豈不知其弟升卿之不才不可以

當此苟欲其弟夤緣以得美官即令撰進其文之紕繆不可以言臣有別疏論列此惠卿之欺陛下而以爵祿私其弟也臣既言之而惠卿百端排毀作為巧言以罔聖聽此又惠卿兄弟不顧義理之至甚也身為大臣當秉身就義使天下莫得以言既恣睢不軌以致言事者上言而詬誅亡節則必躬携文字詐為涕泣懇陳不可謬為恐懼以欺上聰退則張目大言當拔擢某人當削除某人以威天下此又惠卿言動之間必欺陛下也王

韶本與惠卿同年登科不為惠卿便佞而夙負學行又以功業為陛下擢為執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家乃問其挽彊幾何射之能否意以兵卒待之此惠卿之恣縱凌忽同列也惠卿作兩浙水利攻郊亶之法偽為溫卿之名投進又作造簿手實之法為和卿之名投進不度天下之可否姑欲以此欺陛下而進其子弟此惠卿之姦邪欺蔽也頃者沈括自兩浙察訪迴其所措置少異其說則惠卿沮難誣毀力欲黜除賴陛下之聖明辨直

而令括又為兩浙察訪恐發其在兩浙姦賄之狀遂嚴
為飲食之會曲加煦煦以結其歡為括所嗤笑士人莫
不知之此惠卿之姦邪翻覆也惠卿之所為有滔天之
惡而無抑畏之心發口則欺君執筆則玩法秉心則立
黨結朋移步則肆姦作偽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
為已出不善則使其黨與言為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
之徒皆為死黨曾叟劉涇葉唐懿周常徐伸之徒又為
奔走至有避權畏義之士則指為庸為鄙盡忠去邪之

人則以為害人害物貪利希附之者則為賢為善更相
推譽彼可侍從彼可監司庸鄙便佞繇此以進欲進之
則虛增其善欲退之則妄加其惡曰上與吉甫論某事
吉甫告上以某事上起身以聽吉甫之某言吉甫惠卿
字也至於陛下之前陽為恐懼卑汨如不自勝間或肆
詭辨以伺陛下之心或為小亮以取陛下之信退而蹠
踔奮厲有輕聖德之語又姦惡之大者也臣聞堯舜之
明大矣至於未察四凶之象恭靜言則不害其使之居

位及知其滔天庸違則不害於流放竄殛魏道武衰李
之常主也崔浩有平四方之功一改國史遂行顯戮唐
德宗末世之庸主也竇申所至之家目為喜鵲遂賜之
死蓋以為國史敢改則他何所不可乎恩命敢以告人
而收為己私至目之為喜鵲則其他何所不至乎彼二
主者固不足論尚能毅然斷割以保天下况陛下睿謨
英達天地之遠乎况惠卿無涓埃之功而惡逾崔浩竇
申哉至如經義陛下曾經御覽既出於中有所不善則

當明有論列若私自移易則孰有不可改者乎就使其
書未進而易他人之說以著己之謬言則萬事之欺蔽
可見恩命刑罰皆出人主若夫左右之臣私以相貴而
歸德於己竊榮其親布列中外之黨此而可竊其大無
不可者矣伏惟陛下睿矐一賜勇斷

惠卿家傳載承禧言惠卿罷減司農

寺幹當官等二十一條惠卿坐罷政又云中書並坐鄧
綰及承禧章以勘惠卿然則惠卿罷及勘皆憑承禧章
施行不獨用鄧綰言也綰章既不得其全承禧章實錄
又不畧見今全錄之承禧上此章當在九月二十六日
惠卿自辨折後既不得其實日附惠卿罷政前據
家傳則惠卿罷政寔緣承禧此章不可不載也

是日

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減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

辛卯知制誥許將兼權知諫院 御史蔡承禧言九月

乙亥夜徐禧李定沈季長周諶會坐言及奉慈廟是莊惠后廟禧忽對衆言仁宗多有遺行乞下所司劾正其罪詔禧定季長諶具析諶以為如承禧言定季長言略不省記詔開封府究實禧言臣為御史時以事至章懿

皇后神御殿昨試進士與承禧李定沈季長周諶會坐
臣問定章懿所以廟祀之由定因言仁宗每念章懿之
不及見至發於夢寐遂以長主降其舅子瑋臣歎曰雖
富有天下有所不足者乃如此曷勝遺恨哉而承禧易
恨為行遂謂之謗後開封府言諶等分析異同未經參
對難推究結絕詔禧虛實證等無可根究雖會赦依律
擬罪贖銅四十斤

乙亥九月
十六日

都提舉市易司言棗州

和買紬絹舊以鹽準折今乞依諸路例每匹給錢千從

本司遣官據合支鹽數以末鹽鈔赴州出賣從之

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為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嘗論汴河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疆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

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斛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

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
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
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
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
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斛不入太倉大衆之
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
議者不已屢作改更不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
非小事願陛下特迴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

本又嘗論錢禁曰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所急
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
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竊觀自漢以
來名臣高識者之篤論皆以為禁銅造幣開通塞輕重
之術此濟民之切務保邦之盛業也故錢必官自鼓鑄
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國家故事
諸監所鑄錢悉入於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
布於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鼓鑄歲至

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戶又無居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此事實繫安危之體宜明利害之源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累朝所行令勅具載錢出中國界及一貫文罪處死而又重立賞格使人告捕至於居停資給擔擎人等與夫官吏

之失於檢察者各等第坐罪又禁銅之法犯至九斤已
得刺配之罪亦設告賞之科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
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
迴聞緣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諸舸舩
舊制惟廣州杭州明州市舶司為買納之處往還搜檢
條制甚嚴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日廣南福建兩浙山
東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為隱庇諸係禁物私行買賣
莫不載錢而去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外國共用又自

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
造作器物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課是猶
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大為之防民猶踰焉若又
廢之將何憚矣蓋自弛禁數年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
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遠邊內則恣為銷毀壞法亂紀
傷財害民其極不可勝言矣臣見公私上下並苦乏錢
深求其由僅有一得因審閱前後令敕誠見條例之未
便今具錄敕文進之衡石伏願陛下申明舊章急救其

弊立華戎內外之限通下民衣食之原重惟古先聖人之立制重內以馭外今乃傾中國之利撓君權竭民用以資外國又弛銅禁通商販越邊陲無復紀極所謂假寇兵也既資之財又假之兵以濟其猾逆之心暴害之力桀黠之徒有以窺國家御邊之無筭樞機之不密安得不啟其侵侮之謀者哉不知議法者之意據何義理舉累朝經遠長慮所以保國便民之典一旦削而除之此國之大事惟陛下聖明察納早垂神斷既數請便郡

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有是命謂方平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未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

蘇軾誌方平墓云有星孛於軫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

故人皆為恐慄求去愈力乃除應天按星變實初九日方平除應天蓋初四日既除應天後方有星變也今不取又恐論錢禁亦在到南京後緣劉摯集有代方平論此乃在論賣廟事後也方平集論錢禁別有疏不用摯所作賣廟事則純用摯疏云

賜秦鳳等路轉運司銀十五萬兩市

熙河糧草 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諷言近制兩浙水利縣委提舉司舉官或聞所舉多不應令致闕正官乞委銓院選差詔中書選差 樞密院上河北將官敕詔行之

癸巳詔給韓琦本品鹵簿送葬琦子忠彥初辭葬日給鹵簿許之將葬乃復自請也 大名府路安撫使文彥博言盜入博州博平鎮酒稅務取兵仗棄井中驅監官出城役兵王友黎節入井收兵仗率衆追捕乞加賞詔

人賜絹十五匹 祠部郎中趙鼎言京東自夏秋旱蝗

相仍民被災流徙者十六七雖檢放租稅而一縣通較

類不及五分蓋恐礙倚閣青苗本意乞令本路體量蠲

稅詔司農寺根究依法施行

鼎宗道子恐已見趙彥若誌鼎墓即言濮事者恐此

別一人言濮事者非宗道子宗道子別見元豐元年八月一日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

續體訪得呂惠卿貪濁事迹乞下根究官體量詔送根

究公事所

朱本削此段今復存之

甲午右武衛大將軍資州刺史仲滂為榮州團練使瀛

州刺史仲當為德州團練使右千牛衛將軍仲暹為監門衛大將軍以學士院試論及經義中格也 都大提舉淤田司言諸牧地乞從本司淤溉除留牧馬外募人增課承佃以給羣牧司歲費餘錢封椿買馬從之

乙未詔都水監相度開展惠民河利害以聞以宋用臣與巡護惠民河官乞開展河道以便修城也 是日十月

七日 乙未 彗出軫

舊說於丁酉日乃書太史奏彗出軫今從新記實錄亦系之丁酉蓋因太史奏乃書

耳按天文志八年十月乙未東南方軫宿度中有星色青白如填星大丙申西北生光芒長三尺斜指軫宿若

彗星丁酉光芒長五尺戊戌長七尺斜指太轄主兵喪
丁未入濁不見軫楚分也本志書彗委曲若有所諱與
三朝兩朝史不同可見史
官之諛不可不改修云云

丙申知潁州龍圖閣直學士孫永權判北京留司御史
臺以母病自請也 詔罷給在京官賃宅錢

丁酉太常少卿賈昌衡為右諫議大夫太子中允吳安
特轉一官升一任及全部員外郎呂嘉問各賜錢三百
緡以三司言昌衡等提舉市易司自去年四月至今收
息錢市例錢百萬二千六百七十餘緡故賞之 詔檢

正中書五房公事張諤同提舉市易司官根究比較鹽

鈔交子利害申中書取旨

呂惠卿家傳云當考

是日

九日丁酉

太史

初以彗聞

彗出以七日乙未越二日丁酉太史乃奏也

戊戌手詔王安石等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

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

崩地震旱曠相仍今彗出東方變尤大者內惟淺昧敢

不懼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減常膳如故事卿等

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於民

者以聞遂詔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王安石言臣等
伏觀晉武帝五年慧實出軫十年軫又出孛而其在位
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
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
上下傳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周
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國日久則曰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所以多歷
年則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及欲讓之國僑不聽

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
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豈足道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
謄寫譌誤尤不可知伏惟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
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然
竊聞兩宮以此為憂臣等所以徬徨不能自己伏望陛
下以臣等所陳開慰太皇太后皇太后臣等無任兢惶
懇激之至

安石劄子據陸佃所編增
入劄子稱十月而無其日

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

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陛下近日斷然罷黜呂
惠卿令按治其罪詔命一出上自朝廷之卿士下至閭
巷之庶民莫不鼓舞懽欣稱頌聖德雖四海之外萬世
之下孰不仰陛下威斷之明臣以謂惠卿執政逾年所
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臣職在糾
彈曾論奏惇佻薄險輕行迹醜穢趣向姦邪亦略條惇
徇私作過欺君罔上不忠之罪又復言惇父年八十不
肯歸養隳傷教義不孝之惡且陛下官爵而惠卿與惇

擅以相私只如惇才差往辰州即舉惠卿妻弟方希覺
往軍前妄冒功賞惠卿才管軍器監即舉惇妻弟供奉
官張赴在本監勾當公事及惇入三司即商量廢罷二
省判特置三主簿內一負方希益乃惠卿妻之親弟一
負陳朴乃升卿妻之親兄又商量欲擢用和卿則先薦
王安石為例和卿之庸懦如此而惇奏風力精彊和卿
初作尉二年而惇奏稱所至必治大抵欺謾君父愚弄
朝廷其於財利則止有內庫司農寺借錢其於職事則

長是中書刑房上簿入省則終日諧褻未嘗請副使判
官過廳出省則諸處奔馳惟務尋內臣富室酣飲臣前
奏內言惇於熙寧七年十月內兩次有劄子面奏稱鹽
鈔四年折却八百萬乞借內庫錢五百萬計盡一年可
以積剩得三四百萬錢帛而今年却借司農寺錢三十
萬支料錢則見惇去歲所言是欺妄又言惇在省不稟
朝旨專權給與李陟陳敦夫等添給及姪章鉞盜官錢
帛惇蔽蓋百餘日並不舉覺又惇已移三司越職違法

舉呂和卿為監丞等事皆合改正而至今未蒙施行緣
惇人行污辱朝廷與呂惠卿協力為姦欺罔不一今惠
卿雖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
其一邊糞除一堂而尚存穢污之半也伏以陛下不世
出之英主焦勞求治既已累年法度雖備而朝廷未至
尊榮政化甚孚而風俗未至淳厚良以在朝侍從要近
之臣或非其人故也今正當除去穢慝以尊榮朝廷懲
汰儉邪而淳厚風俗豈可尚使善惡相與雜處於朝廷

夫朝廷者天下本源未有不清其源而能潔其流者語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朝廷正於上則陛下之所欲為不勞而成聖德日隆矣於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上嘗對惇稱張方平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方平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方平縮鼻不對其夕方平適與客坐惇呵引及門謁入方平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故蔡承禧劾惇有云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

卿之室蓋指此事也。上由是惡惇，而王安石尤忌方平。

方平既出，惇亦隨責。

此據司馬記聞。

淮南兩浙體量安撫使

起居舍人知制誥沈括權發遣三司使，括行至鍾離，召

還。

行至鍾離據括自誌。

太子中允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

事同判司農寺張諤為淮南兩浙體量安撫使。詔罷

下元日朝獻景靈宮，以星變避殿，故也。權御史中丞

鄧綰言：王庭老、張靚、朋附呂惠卿、黨庇贓吏，乞檢會臣

前奏速罷三人，差遣詔睦等候徐禧根究畢取旨。

卷二百二十九
辛丑詔開封府界民欠司農寺所散錢米除官戶外實
闕乏者與展限一年作兩料輸官 又詔廬壽濠常潤

揚州江寧府累經災傷州軍見督民間所通常平錢物
貧不能輸者如開封府界法欠役錢者候歲豐催理陝
西河東甚災傷處準此 又詔江浙淮南災傷州軍除

用常平借貸興利外更賜上供米三十萬石賑濟令體
量安撫司均給措置 又出空名試將作監不理選限
勅告助教勅各十五賜夔州路轉運司募人入錢米於

南川縣等以給邊 又詔御史臺根究章惇舉呂惠卿
妻弟方希覺赴辰州軍前妄冒功賞事實以聞其後惇
言實委李銳至鵝州招納田元猛希覺等繼差赴蔣晃
州相度修寨并就近措置元奏亦以李銳為最即乞優
與推恩希覺等止乞詳酌酬獎而言者誣陷中傷未嘗
虛冒也御史臺根究稱招納田元猛功出於李銳希覺
無功於是再下開封府奏以為李銳親至蠻界希覺實
被差出至蔣晃州而已尋詔追希覺等賞降第四等推

恩七年正月七日希覺被賞

又詔武學上舍生負曹安國依得解

人例赴祕閣再試以武學言安國材略可用故也

壬寅大赦 新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團練推官

曾旼罷為潭州州學教授初旼乞朝辭上殿閣門以前此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持引對旼因自言願得開官

而有是命其實上惡旼交鬪王安石呂惠卿故絀之

曾旼

小人當與外任上語見六月十七日旼以八月十六日除福建倉司蔡承禧奏議已附見本月日 詔

司農寺具開封府界諸路役錢見納合用寬剩數畫一

以聞 詔提舉熙河路買馬司以萬五千疋為額額外
所買即估價賣初詔以二萬疋為額候二年取旨而提
舉官李杞以為數多故復有是詔 上批付韓縝等今

月九日得卿等繳奏北人來牒却改差蕭禧代耶律壽
分畫地界事未知遼人之意何在可火急體量奏來所
有疆議今後宜更再三思慮應接無見露憚於持久為

遼人窺度致浸淫生事卒難了絕

此據兩朝誓書冊內
韓縝等所得御札係

十月十
四日

甲辰詔國子監上舍生顧襄安惇丁執古虞菁葉唐稷如不得解與免解已得解免禮部試襄開封惇廣安執

古泗州菁常州唐稷南劍州人也

葉在後舉方了免解必有因依當考必緣

在經義局七月十一日初議免解又九月二十六日

上批

將下兵士旗無定數枉費物帛其令諸將據隊數每隊依數用一色三口

乙巳王安石等以上避正殿減常膳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遣大理評事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

孫迥點檢熙河路市易司及同本路當職官相度但干財利合措置事以聞 兵部言秦隴成州義勇不多應援熙河路闕數乞以第四等以上兩丁并第五等三丁保丁內兼充數從之 詔衛州黎陽監歲增鑄折二銅錢五萬緡仍益以役兵百人

丙午三司請自今廣南東路除留買銅鉛錫上供內藏庫錢外更於所鑄錢發折二錢十萬緡赴內藏庫從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裕勒藏喀木弟諾爾者報探西賊集

兵抄略並邊熟戶丁家等族焚族帳殺人人口得實詔被殺者人給絹二匹付其家仍給修造錢有差諾爾令高遵裕密優賜之

丁未潁州進士常立為天平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立秩之子熙寧初御史知雜謝景溫嘗薦其行義召赴

闕以疾不赴至是特錄之是夕十月十九日丁未彗不見自

始出至没十二日實錄於此書云彗不見初乙未有星出軫至丙申長三尺丁酉長五尺太

史乃以彗聞戊戌長七尺斜指太轄至是而没

已酉王安石等上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表三上乃許之詔在京遞馬頭子並樞密院給之以都水將作監遣屬官出外或擅給故也

庚戌詔中書有置局取索文字煩擾官司無補事實者宜並罷之於是編修中書條例司編修司農寺條例司皆罷又詔雄武軍節度推官時孝孫落衝替以御史中丞鄧綰言孝孫昨任司農寺勾當公事點檢河北西路常平事以擅牒監司檢括人戶所蓄斛斗得罪衝替原

其用心本以為民謂可矜貸中書奉詔取案看詳而孝
孫移牒監司乃在不得差官檢括監糶指揮之前實無

深罪故也

孝孫安陸人曾肇墓誌當附初賁時

辛亥詔河東路永利兩監鹽自今官自計置依商人和
雇車乘輦赴本路州縣鎮鬻之禁人私販犯者并告捕
賞罰論如私鹽法並邊糧草以見錢糶買仍出見錢鈔
十萬緡給其費收賣鹽錢償之先是章惇權三司使建
議下河東轉運司相度可否至是以為可行也 詔聞

通泰州漕河不通自春至今留滯鹽綱四百餘舟其令
江淮等路發運司未得疏泄陳公塘水委侯叔獻相度
引注溝河通行鹽綱 又詔西京河清阜財監歲增鑄
錢十萬緡為市易務本錢從提點鑄錢昌武請也 編
修內諸司勅式向宗儒言面奉德音所修文字干賞格
刑名為勅指揮約束為令人物名數行遣期限之類為
式今具草編成勅式令各一事詔沈括兼編修內諸司
式仍罷詳定一司勅 前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知潤

州初覺知廬州喪祖母以嫡孫解官持服而覺有叔父
在有司以新令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覺不當
為祖母解官故有是命而覺已去廬州亦不赴潤州也

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速令權罷聽
旨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呂惠卿參知政事始創立手

實簿法

事在七年七月十九日并二十七日

御史中丞鄧綰言創立簿法

之意欲別有所用則臣固不能知若欲以均平役錢則
臣請言其大略昨者朝廷免役率錢之法初且用丁產

戶籍故諸路患其未均相繼奏陳各請重造多已改造
矣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
數已約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
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立異
造偽剔抉搜索互相糾告不安其生耶役法已定而復
搖之民心已安而方騷之天下之民才免差役之殃而
復有簿法之害甚可哀也夫田野山谷之氓止知蠶而
衣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門目不識

官府者有生平不敢自出輸稅而倍價募人代之輸者其於文字目不能識手不能書豈能曉有司簿法之巧說吏文之煩言榜式狀之委曲苛細耶臣竊見簿法隱落稅產物力及供地色等第居宅房錢不實者並許告訐支賞臣伏以三代牧民能均其力分田制祿皆上所養自上失其道而貧富不一富者所以奉公上而不匱蓋常資之於貧貧者所以無產業而能生蓋皆資之於富稼穡耕耨以有易無貿易其有餘補救其不足朝求

夕索春貸秋償貧富相資以養生送死民之常也今立法使民凡所以養生之物有餘者不敢停塌租賃不足者不敢蕃息營利匱急者無所告求舉貸則貧富皆失其所以為生矣何也本法所謂田土所出或服食器用船車碾磑等物牛羊驢騾之類凡所以養生之具民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為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

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心也其有無交易
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
夏已折閱之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之則公家簿書如
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
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生其為法未
善可知矣惠卿貶既兩旬乃降是詔

鄧綰此奏不得其
時朱史繫之十月

二十三日辛亥今因之食貨志載綰奏尤詳今用之墨
史但載詔語於綰奏畧不書當考據此詔則手實但行
於東南呂惠卿誌和卿墓乃云諸路賴手實以造簿者
十八九蓋飾說也當考惠卿墓誌見七年七月十九日

惠卿建議見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蔡承禧云云見十二月十五日

又詔聞泗州通判

陸琮曾詣提點刑獄晁端彥首鹽事司張靚配賣鹽端
彥不受理令根究公事所攷實以聞 廣南西路經畧
安撫使劉彛乞支扈州封樁錢四萬緡糴軍糧從之

權發遣河東轉運使范子奇言近年非次朝旨差官時
暫勾當於俸給外增驛券舉天下言之費耗不少乞自
今已有本任俸給者罷給驛券從之 十一月十八日可考 復置

雜賣場初三司請廢雜賣場中書戶房以為不便下三

司而三司議與前異乃復置詔三司官上簿

三月十日廢

中書請出錢二百萬緡散在江淮等七路遇穀賤糴充
年計外遇價貴亦許量減價糴從之許借留內藏庫上
供錢物及發運司蕃息錢總二百萬緡分五年撥還

癸丑詔罷兩浙轉運使王庭老張靚令於潤州聽旨先
是太子中允邵竒知華亭縣訴張若濟興修涇河功利
不實冒恩賞及受鄭膺私請彊奪民田等三十餘事庭
老靚却不受於是司農寺主簿王古體量兩浙路災傷

劾奏庭老靚不公失職故罷之仍委古究治

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庭老先責

軍器監言造將下鞍轡五千副乞下河東等路

采買生曲材造鞍橋上批今材自己堅牢堪用不須枉費財物可罷采買 兵部言河北河東保甲教閱乞自今年十一月起至來年二月罷從之

甲寅賜嘉王頴長子名曰孝哲為右驍衛將軍 詔今月壬寅赦前合叙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叙京朝官大小使臣非因賊降監當者後無賊私罪到任及二年牽

復差遣貶謫官未量移者與量移使臣未得與差遣者聽於所屬投狀軍負犯罪降配委所屬具元犯以聞軍負送軍頭司未得與差遣者後無過犯却與差遣應降配充殿侍及配衙前并刺面不刺面配本城牢城編管羈管人等在京委所屬官司諸路委轉運使副使判官提點刑獄以分定州軍近經南郊赦未該停放人並減三年理為簡放年限南郊赦後至今月壬寅赦前編配人量元犯輕重簡放命官使臣令刑部以經南郊人各

具已經赦數并壬寅赦與理一赦申中書樞密院移放
衝替命官係事重者減作稍重稍重者減作輕輕者與
差遣使臣比類施行 都水監請權閉汴口修鋸牙木
岸從之仍比常年閉口展半月

乙卯降授彰化留後知大宗正事宗旦復崇信軍節度
使霸州團練使同知大宗正事宗惠復忻州防禦使手
詔宗旦宗惠以失察趙世居事奪官已幾半年又經特
赦本因註誤理有可矜皇家尊屬叙復宜異庶官故有

是命 詔溪峒與內地不同若有自死牛聽收皮角筋
置器甲它蠻準此

丙辰詔都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孫迥勘會熙河路歲
市芻糧及雜支錢實數本路歲入幾何不足當如何計
畫及有無可減冗費以聞究竟如何 又詔江南西路轉運

副使李之純根究許彥先傳變互訟事以聞七月三日
先委喬執

中 廣南西路經畧司言蠻賊寇古萬寨詔劉彝詳審

處置戒巡檢使臣嚴守備無輕出戰

九月十五日十
一月十一日

丁巳右諫議大夫知亳州馮京知河南府復翰林侍讀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韓維為端明殿學士龍圖閣直學
士孫永為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集賢院學士李大臨
為天章閣待制工部郎中集賢院學士蘇頌為祕書監
祠部員外郎劉瑾為史館修撰屯田員外郎范百祿為
金部員外郎屯田郎中皮公弼為度支郎中大常丞鞠
真卿為集賢校理檢校水部員外郎單州團練副使李
師中為右司郎中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唐垆監太

和縣酒稅皆以壬寅赦恩也頌與大臨同責大臨既復

職而頌獨遷官蓋用事者抑之

此據曾肇所為頌墓誌增入肇云大臨已復從

官今改之用事者抑頌當考

著作佐郎王仲修為崇文院校書知

禮院仲修珪子也

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王廣淵卒

贈右諫議大夫遣內侍護其喪歸葬仍令轉運司量與

應副

御集十一月九日九年四月與二孫思澤

富弼言臣伏念向緣衰疾

加之年已及稀不能奔走職事遂求致政伏蒙聖慈俯

從愚懇退處衡茅之下杜門自守屏絕私務朝夕待盡

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於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臣伏覽赦詔二文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譴告陛下仰觀天變恐懼疚懷濬發德音恩霈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無左右之助也臣再詳陛下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累年災異如山推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已辭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

不感泣而又避正殿減常膳設齋醮屏御侍前代帝王
禳災弭患責躬罪已之法陛下盡行之矣所以上天降
鑒知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旋踵而減臣溫衣飽食
坐享安佚災禍之至殊無干及一見聖詔驟發即日感
動天地譴異消伏速如影響臣尚能踊躍欣蹈不知紀
極彼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家罹荼毒流落破散六親不
能相保者其為歡喜感戴當何如也人心既善和氣充
塞則天意不得不早回災變不得不遄息此理固然也

臣竊知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僚上封論事人
方喜悅曰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上累聖德遽成反
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於三月中仰答聖問略曾
引及今天變益大詔命益切陛下必不復蹈前車之誤
况詔云朝政闕失朕將虛心以改此足見聖意畏天愛
民其已至矣然竊聞外議皆云天下弊病甚衆官家多
應不知人人咸願條列達於天聽冀幸有所剗革爾矧
已大發聖詔許其開陳忠憤者必能不避誅戮傾竭肝

膽悉以上聞也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踈賤萬幾之
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踐
虛心以改之辭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
郵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和平國家享
無疆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
慮哉萬一姦詐重入宸聽少惑俾夫忠告為妄說恩詔
為空文利澤不出於上人心復怨於下則天將曰是以
虛辭答我迄無實效必回今日之喜翻為異日之怒災

變之作當又甚於數日之彗者矣但以近事證之此乃必然之理非臣輒敢狂率也又言臣未致仕前雖有舊疾筋力粗可驅策尚不能從官今致仕已數年衰老益甚退伏草野未嘗與人相接榮辱禍福都不干預而輒敢以狂瞽之說妄陳天聽者實見陛下仰觀星變恐懼修省若不自容也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伸訴恐成嘯聚為腹心之患亦慮手詔或致中廢天譴未息則後來別生災害臣所以不顧身之老病而彊作此奏

庶幾有所補助而報陛下大恩之萬一也緣臣閑居中
日與野老相見民間弊病盈塞耳目皆是實事然所說
者尚未盡一二伏乞聖慈略賜省覽而少留意焉臣又
輒敢煩陛下親閱羣奏者若委臣僚置局必恐不能上
體聖意憂勞之切羣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
僚更存顧望尚或隱蔽或陳巧說妄有沮難則誤聖君
畏天愛民不吝改過之意臣固無他腸所憂者如此惟
望陛下特賜矜察

三月中仰答聖問當
考或即蕭禧再來時

張方平言臣

蒙恩在朝備負經歲無施補益每為深愧今被命守藩
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勅
宰臣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於民者
當陛下憂勞之際老臣不為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
無復至於天聽上負加眷沒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
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體
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
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為國之體猶

權衡不可使有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鑒不待臣說也今聖心所以答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則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答足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協于民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為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

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敝夫
人為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害游
作盖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
功莫効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資必
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
世之業上有二宮國家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
於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既成人臣各有去就之
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其所以終日行不離其輜重謂

此也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
習俗奔競偷倣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
堂辨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
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為
國家死節仗義臨艱虞而不易操者歟昔堯舜之為君
選於衆舉十六官而與臯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
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
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

在照臨之下其間必有知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君子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偽也惟聖鑒精察之若夫尊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効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於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樽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

可非所以謀於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
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
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涓涓可
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釁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
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之上
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徵之象不
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
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田里以至瞑目泉下猶

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為陛下慮不敢不精為陛下
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
甚上皆優容之

富弼張方平奏疏皆不出此
月但不得其日今附見月末

呂公著

言臣世受國家厚恩陛下蒞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
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
今雖斥處閑外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曾敢忘伏
見陛下祇畏天戒焦勞懇惻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
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考之傳記皆為除舊布新之象皇

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戾民者衆乎何其謹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伏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大祖宗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為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刺而不和中立敢言者懼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

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吠畝愁歎上干和氣携老挈幼流離道路官倉軍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負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極惡前後紛紛玩黷聖聽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

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况如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則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桓公是也為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乏則無以分陛下之焦勞敵國桀驁疆場有事則陛下不免於旰食又况加之以天地變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為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

產是也子產之為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而今陛
下垂拱仰成七年於茲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
前也陛下雖慮亦及此而終未幡然者殆左右之臣蒙
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上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
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篤至下逮諸王累朝貴主無不
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
性宮中之事人無間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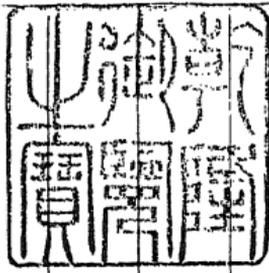
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臯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為先除穢布新以答天戒則轉災為福不旋時而應矣臣昨在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

則鐫損之苟為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
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
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
侮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聰至於私居
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今日所以輒進愚悃者誠恐陛
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為非有奇謀高策亦
未易為也

陳瓘以公著此疏為熙寧七年所上按公著家傳上此疏時乃八年十月星變詔書後公

著謂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茲蓋自熙寧二年二月以後王安石始執政也瓘誤從熙寧元年數之故云爾

按程頤集公著先令頤
代作既而不用別作此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

七十五
七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蕭際韶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十一月己未朔復光祿卿提舉崇福宮祖無擇為祕書監集賢院學士

祖無擇當立傳而史官逸其事須別考詳

詔倚

閣辰沅州今年秋稅以察訪蒲宗孟言二州夏旱故也詔熙河路兵食俸日告闕乏而蕃學之設冗費為

甚無補邊計可令罷之其教授令赴闕蕃部子弟放逐
便 又詔每歲天神四祭太廟五享差兩省以上官攝
司徒

庚申詔五路緣邊堡鋪守把兵級輪出巡及卓望伏路
等遇冬寒舊無皮裘處令特製造人給一領至春暖拘
收官為修完 熊本言攻破獠賊駱益王本二等七寨
木斗翁等四圍獲老幼婦女百三十三人斬首六十六
其木斗翁等四十八人來降乞許令引見詔木斗翁與

奉職安穩二與借職木斗七等十一人與京東西州軍

教練使給月俸安李四等十二人送京東西淮南州軍

安置各給田二頃仍許口支糧三年

舊紀云熊本破獠駱益等七寨四圍

新紀不書 熊本集紀險篇云十月二十日自渝州領兵入界留南平軍九六十九年正月六日旋師

同判司農寺張諤言按察官巡歷州縣決罰役人乞令州縣籍所犯及杖數以備本寺點檢庶使官吏不敢以私忿用刑從之

壬戌上批聞在京諸軍官馬大抵生惡蓋營地迫窄失

於調習近已創四教塲寬大可以馳騁宜指揮殿前馬軍司分定軍馬合赴教馬軍日輪一指揮以馬赴塲走驟百十反令本教使臣押領各給印紙書赴教月日

上批付韓鎮等聞禧頽近已離麻谷鋪北往靈邱縣去觀北人之意必是別處移牒或遣使促議卿等宜更就彼斟酌人情方便羈縻留連勿使悻然絕議北去却恐意

外別致生事朝廷難為酬答

此據兩朝誓書冊內十一月四日御札

癸亥樞密使吳充言聞汴水凌牌擁遏京城中令河道

已凍合慮恐隄防別有踈虞乞詔都水監速閉汴口上
批依今晚指揮令判監一員往汴口監督連夜閉塞無
信妄說利害小有遷延尋又詔聞汴口嘗有不閉口指

揮致無準備其令歲備閉口材料毋得誤事

毋得誤事
乃十二日

詔令并書此可附見記聞所載復命侯叔獻開警家口
亦不罪叔獻事迹然吳充乃憂不閉口致踈虞記聞則
謂開警家口免阻絕
利害殊不同當考

甲子冬至不受朝

丁卯新知河南府右諫議大夫馮京為資政殿學士知

渭州及京赴闕特遣內侍宣賜茶藥

特遣內侍賜茶藥
據御集九年正月

事今

附見

戊辰趣溫泉赴闕

此據
御集

已巳熙河路經畧司言蕃部星斯珪昨因作過所棄地
百六十餘頃欲遷部落居之其地距通遠軍約二百餘

里既遠西界可絕姦細藏匿兼可控制羅斯結討蕩遺

類從之 御史蔡承禧言乞下越州究治方澤不可言之

醜行詔兩路轉運司體量

承禧言已見八月十六日至
是乃有體量之命故實錄始

書

廣西經畧司言謀報交趾廣源州集鄉兵欲圖入

寇又言古萬峒為蠻賊攻劫詔與賊戰有功人速以名

聞被焚畧之家量與存恤

九月十五日
寇古萬峒

庚午祕書丞胡宗回言昨任將作監丞差往澶州北京

督視修倉期以二年今將畢工其澶州北京新舊倉共

可貯穀四百萬石如數足自可給分屯軍馬支費其餘

乞罷修從之

二月己卯可考

太子中舍李杞進熙河路新折

二錢樣

會要

辛未御史陳睦以病乞免臺職從之睦前任兩浙路提點刑獄違法買女奴及朋附呂惠卿不按賊吏張若濟見被劾也 都提舉市易司言昨遣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穀七萬餘石詔運致給本路又詔都提舉市易司錢見在熙河路者並充本路軍需仍具數以聞遣中使趣發永興軍路鑄錢監折二錢十萬緡應副熙河路糴買糧草 又詔契勘陝西鑄錢監見在折二銅錢及封樁交子本錢確的有若干貫萬速

契勘進呈 又詔高遵裕累奏熙河闕錢糧轉運司不
應副令具析以聞 又詔河東路災傷州縣第三等以
下戶所貸豆麥種與倚閣并所欠倚閣和糴並候次年
豐熟依料次輸官

壬申令睦州鑄錢監以神泉為名

甲戌詔在京應有刑禁處並置獄床 中書言川茶元
法於茶稅并息錢內歲認定應副熙河博馬及糴買糧
草乞令提舉買茶官歲給熙州岷州大竹并洋蜀州茶

各三百馱復於茶場司應副糧草數內除豁從之。永興軍等路轉運司言諸州軍糴買糧草總五百餘萬本司見闕乏乞借錢三十萬緡詔以交子本錢十萬緡給之上批永興秦鳳等路緣邊出交子糴買糧草有折錢多處交子毋得出多時以交子出多而錢不足給致價賤虧官故也

乙亥詔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勅有稱當行極斷決配之類並改為徒二年以舊一司等勅參用嘉祐海行

勅如此之類並以違制論而熙寧勅乃刪去其文法官
無刑名可守至是三司檢法官王振為言而降是詔
樞密院擬差內殿承制謝季成充夔州路體量安撫司
准備將上批昨熊本奏已部分八界討蕩計今當遂旋
師恐季成至必不及事可勿復遣謝季成

丙子詔聞通遠秦隴鳳翔永興等州軍屯駐并過往及
馬遞鋪兵所請糧官坐倉糴數過多反致日食不足復
增價買於民間令提點刑獄司下本路究實以聞其後

提舉官杜常惟體量到寧州常預借振武等指揮一月
軍糧坐倉全糴入官永興并陝府閩鄉縣亦嘗坐倉收
糴詔令提點刑獄司取勘違法官吏聞奏內寧州別聽
旨 又詔依舊額募壯役兵九指揮每指揮五百人從
將作監請也 詔自今差官出外已支賜者毋給驛券
願請驛券者不支賜 中書言欲許令發運司截借諸
路上供省錢并赴內藏庫錢各一百萬緡為糴本其內
藏庫錢均三年撥還從之

丁丑詔江東路累年災傷州縣第三等以下戶今年秋稅放及八分夏稅殘欠並與倚閣仍具已倚閣稅數以聞上批契勘河北東西河東路見管義勇保甲確實人數進入陝西兩路候編排訖准此

戊寅交趾陷欽州後三日又陷廉州

欽州十二月二十日奏到廉州十二

月二十二日奏到

己卯命輔臣祈雪 奉禮郎提舉兩浙常平舒亶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工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

起居注直舍人院錢藻罷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鄧綰言
馮京為性庸狠朋邪徇俗疾害聖政陛下寬仁不誅守
藩未幾復移邊帥而藻代陛下作訓誥乃稱京執正不
回一節不撓又云大臣進退係時安危京在政府曾無
補益惟退有後言何謂一節且京罷政踰歲豈嘗有危
藻專事諂諛乞加黜責上從之綰知王安石惡京又恐
京復用故為此以附會安石也

此據司馬記聞及魏泰東軒錄泰又云綰希合

呂惠卿按此時惠卿已去位矣

庚辰樞密使吳充言熙河展置今且四年經畧雖定然
軍食一切猶仰東州轉車輓運則人力不給置場和糴
則猾民得以乘時要價以困公上二者之患其敝在於
未有土地之入謹按漢唐實邊之策屯田為利近聞鮮
于師中建請朝廷以既置弓箭手重改作故令試治百
頃而已然屯田行之於今誠未易臣以為莫若因令弓
箭手以為助田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以為公田
且以熙河四州較之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

田大約中歲畝收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水旱肥瘠三分除一可得十萬石其便有六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一也借於衆力民不為勞二也大荒不收官無損焉三也省轉輸四也平糶價使猾民不能持輕重之權五也減和糶之數得其錢以移他用六也詔如充奏詳具條畫以聞於是充建請受田大約十頃置公田一頃令受田衆戶共力耕穫夏田種麥秋田種粟豆委城寨使臣兼管勾詔遣太常寺主簿黃君俞與熙河路提

點刑獄鄭民憲商議推行次第以聞後民憲等言弓箭
手並新招置深在羗境連歲災傷未甚安若令自備功
力種子耕佃公田慮人心動搖不能安處乞候稍稔推
行從之

朱本削墨本此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書却於
明年正月十二日畧載新本乃兩存之殊為錯

誤今但依墨本載於此仍取朱本
明年正月十二日所書稍增入之

辛巳開封府請京城內外老病孤幼無依乞丐者遇大
寒風雪委本府選差官并職員齎錢於新舊城門相國
寺給散內有凍殍疾患不能赴集者量支錢救濟從之

詔責降見丁憂人許用赦叙復

此據御集第二十八卷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又九年十月六日可考蔡承禧云云或附此

壬午詔陝西諸路緣邊團蕃兵並選年二十以上本戶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丁取三丁三丁取二丁二丁取一丁並刺手背人數雖多毋過五丁每丁十人置一十將隨本族人數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馬使及百人置一軍使一副兵馬使及二百人置一軍使三副兵馬使及三百人置一副指揮使二軍使三副兵馬使

及四百人加一軍使一副兵馬使及五百人又加一指
揮使一副兵馬使毋過五百人每百人加一軍使一副
兵馬使即一族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
兵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將每月除請受外別給添
支錢指揮使一千五百副指揮使一千軍使七百副兵
馬使五百十將三百陝西舊有蕃兵頗可扞邊然取丁
不均且無部分至是始立法而降是詔

本志與實錄同
舊紀書立陝西

路蕃兵部伍取
丁法新紀不書

又詔自今臣僚不得奏乞諸司吏充

指使出外以樞密院言諸司吏或有行倉法處請給甚厚而反規避本役干求臣僚奏帶出外仍請舊祿妨廢諸司事務宜禁止之故也

癸未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宋敏求為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

命此據司馬紀聞敏求以四年九月十八日為直學士十年五月九日修史潤甫言乞用恬默持重之人蔡

承禧奏議可考或刪取增入
承禧奏令別見九年十月末

甲申熙河經略司言熙州官員職田乞聽自募人耕種
罷支折鹽鈔從之 遣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往河東分

畫地界所勾當公事

此據御集

右龍武軍大將軍楚州團

練使世開領洺州防禦使初太宗正司言世開學行修
潔上召見手詔世開資性俊敏少勤于學可依仲銑例
遷一官故有是命世開嘗言袒免女與進納之家為婚
姻明立要約有同鬻賣玷辱國風乞下太宗正司看詳

施行不聽

朱本削去祖免女婚姻事云取會到係告示本人不行今復存之十年九月壬子始降詔

開封府言故相王曾子繹等分家財有賜書及御集

等欲令置曾家廟母得借出差宣借兵三人守視仍於

衆分僦屋錢內割留充歲時祭享從之 上批聞麟府

路邊夏國界堠累年不以時墾飾近不知受何處指揮

遽往完治致西人疑慮推毀可密下新知豐州張世矩

考實以聞 廣南西路經畧司言安南靜海軍牒欽廉

二州新有艱阻不與通和博買及未敢發人上京貢奉

詔劉彛母得止絕時安南已入寇矣

詔劉彛無得止絕安南和市據神宗

史文趾傳實錄云是冬安南入寇按此月二十日已陷欽州後三日陷廉州今改之

丙戌上批中書樞密院同議代北疆事可來日就旬休
於東府詳議進呈不可更遲疑滅裂乃議定東水嶺一
帶從鴈門寨北過分畫西陁地令接石長城處分畫瓦
窰塢地令案視分水嶺所在分畫麻谷寨水憲鋪當拆
移令韓縝等先勘會聞奏

七月十八日二十九日十月一日並合參

考

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暮

十七反醫官脉狀皆使駛行親事齋奏既愈復給假十

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

此據司馬光記聞乃十一

月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

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

之出凡所進擬皆聽由是安石權益重

此據司馬光記聞云是十一月

事且云安石既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彊從之由是權益重按惇時已紕子幾方任河東漕與司馬光所聞殊不合今但存其事而不書其所進用者姓名更迭考詳

以渝州南川縣銅佛

埧為南平軍熙寧四年既討定李光吉王袞舊地置崇懿扶歡兩寨其外有銅佛埧近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等蕃界數十部族據有之後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把拓及才進死部族無所統

一數出盜邊命熊本往討平之於是本言所開拓皆膏
腴地至林菁深密處皆可募民開畝佃種謂宜廢南川
縣於此置軍以大使臣為梓夔路都監知軍兼沿邊都
巡檢稍置官屬并領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通安安
穩二寨以為控扼又言夷人居欄柵婦人衣通裙所獲
首級多鑿齒者即古巴郡板盾七姓蠻南平獠之故地
請以南平為名本又乞權撥大寧監每歲應副陝西及
成都府鹽赴新建軍寨募人入中糧儲並從之

九域志
南平軍

熙寧七年招取西南蕃部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埧地置軍治南川縣又云熙寧七年以涪州龍化縣隸軍仍省渝州南川縣為鎮入焉元豐元年復置南川縣不知實錄何故却係之八年十一月或當移入七年十一月并七年二月末所書割涪州龍化縣隸南平軍亦移入此後更詳之考按事迹先後則九域志誤實錄不誤然實錄七年二月末所書割涪州龍化縣隸南平軍亦誤

權發遣熙河路經略司高

遵裕言河州軍糧乏絕已令出熙河州寧河寨三處買

馬場所管茶買錢以給河州支費乞坐專輒之罪詔釋

之詔自今提舉三司帳司磨勘司官止差一員荆

湖北路轉運使孫楫言下溪州刺史彭師晏等十人內

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築下溪州城寨時南江
新定師晏據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難制弼以謀間其黨
保靜永順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師晏舉族為諸酋所
攻殺僅以身免弼乃為書委其用事首領周興諭以禍
福師晏遂與興及衆數千來降弼取其地築城寨五弼
永州人也明年正月二十二日送師晏等詣闕二月四日弼加忠刺賜渝州軍前
兵士丁特支錢割渝州隆化縣隸南平軍實錄於七年二月末
書此按南平軍以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不應七年
二月已有軍名實錄誤也九域志又承其誤今移入八

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建南平軍後

